

## 悬腕还是不悬腕

其实悬不悬腕，只是外在的肢体动作，要根据练字的程度和实际需要择取运笔的方式，并没有什么定势定规，否则，难免“着相”，更甭提自适或自在了。

□ 撰稿 | 喻 军

硕儒钱名山世居常州菱溪。他书法先学王右军、欧阳询、颜真卿，壮岁取法倪元璐、黄道周，后由帖入碑，遍临汉魏名迹，终成雄强古拙的书风。一向自负、力倡碑学的康有为称钱名山“除我之外，当世更无此公匹敌”；于右任曾谓“名山老先生书法比我好”。却有一样：钱氏作书不主张悬腕，强调“执笔无定论”，可谓与时悖理。

一般认知中，提倡悬腕运笔较为常见，这与钱名山倡导的作书“怎么舒适怎么来”大异其趣。民国时，除钱名山外，擅名于书坛者尚有清道人李瑞清和曾熙。钱名山与李瑞清系同年举人，与曾熙属同科进士，交谊笃厚。然曾、李二人作书喜悬腕作颤笔，钱名山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李、曾二公以屈曲为古，过于刻意。

当然悬腕派的理由很充分。所谓“悬腕”，指手腕悬起、肘部悬空、脱离桌面的一种书写方式。认为作书仅靠提腕尚不能挥洒自如地运笔，通过悬腕，使肩部乃至全身之力得以调动，挣脱了绳趋尺步之束缚，得其上下纵横之松动。

愚以为，悬腕还是不悬腕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书写的形式、字体和类别的要求。过去认识一位榜书家，为家乡的山水名胜作摩崖大字，择山间偌大的空地作公开演示场。除巨幅白宣外，几只大墨桶和笔拖把亦阵仗骇人。一下笔便是三声狮吼，大有运斤斧劈之势。试想，你这时让他不悬腕，可能吗？年轻时我曾在自家地下室苦练过几年小楷，后来常书写“心经”分赠友人。小楷字格厘米见方，笔画全凭纤毫运行，误差容忍度极低。倘有人悬肘作小楷，笔头能吃上力吗？



钱名山书法对联。

凡悬腕作书，字一般都比较大小，否则便受种种掣肘，尤其上了岁数，目力不济是普遍的问题。特别是写草书，经常有连贯的笔线，若不悬腕，既张不开弓，也难以达到挥洒自如。倘出现笔断意不断的现象，也较少发生在不悬腕的书写状态中，因为笔锋在快捷的运行中偶尔会脱离纸面，气息却未断，乃无意于佳乃佳的灵动效果。尤其写大字草书，若不悬腕，便难以中锋运行，笔头所能达到的半径自然局促，书写时难免畏首畏尾。当然还有一种“枕腕”写法，可用于小楷或小草。即右手搭在左手背上，使肘部着案而指腕虚提，这样手势的“使转”比之不悬腕，无疑增加了几分定力。

钱名山不提倡悬腕，自然有其道理。在其《名山书论》的著作中，他曾谈到执笔之法：“大抵古人执笔只求其便，今人执笔只求其难，吾不能不伤今人之愚矣”，等于告诉学书者“花架子”不可取，一切还要按自己是否适合和书写的便利性为取决因素。如果你的腕肘倒是悬起来了，字却写得别扭，又何必受这罪呢？钱名山认为字是靠腕力送出的，悬腕影响到力的运行，写字便不能沉着。而手的活动范围，能覆盖住字的大小并掌控字的构成即可，不必非得长枪大戟、纵横恣意。钱名山同乡弟子谢稚柳受其影响，作书亦不作悬腕。

明徐渭在《论执管法》一文中，既强调了悬腕的要义，又进一步提到“如人立志要争衡古人，大小皆须悬腕，以求古人秘法，似又不宜从俗矣”。其实悬不悬腕，只是外在的肢体动作，要根据练字的程度和实际需要择取运笔的方式，并没有什么定势定规，否则，难免“着相”，更甭提自适或自在了。■

### 信息

#### 诗情引碧霄

近日，“诗情引碧霄——戴敦邦图说唐代诗歌”画展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文博楼举办。展出戴敦邦先生创作唐诗画意作品一百幅，共分为三部分，分别以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“故乡今夜思千里”以及“古来征战几人回”将唐朝社会壮丽的山河、田园的优美、离别的哀怨、羁旅的愁思、边塞的苍凉、战争的残酷以及民生的疾苦等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栩栩如生，运用传统中国画语言讲好中国诗词故事，使得观众领略到中国诗画融合的意境之美。